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御香縹緲錄 第十六回 老佛爺安抵故鄉

我們一進了東三省，因為靈感上的作用，似乎覺得空氣中，已換了一種和先前不同的氣息；再望車外看看，那些田野的景象，也似乎覺得有些異樣。然而要是真的教我說它們畢竟有什麼特異之點，那也就回答不出來了！總之，這種感覺，凡在我們初入某一帶陌生的地方去的時候，都會不期然而然的發生的。其時我們的列車，好像也比往常開得快了許多，大概是它一路老是被迫著慢慢地滾過來，自己也有些不痛快了。東三省有一種植物是非常有名的，也許世界各國的人士，都有知道的，那便是「高粱」。我也是慕名已久，而不曾見過一個；所以在出了山海關之後，一有空，便憑著車窗，盡力的眺望，可是望了好久，沒有看見什麼特別的植物。最後，我就去請問那精研植物學的太監，他便笑著給我指點了出來。原來那時候高粱還不曾長成，出土不過一兩尺長，所以看雖看見了，還當是麥子咧！據說再過幾個月工夫，這些高粱就會長得跟人一樣高了，而且它的葉子很深密，種的人家又多，因此到它們長成的時候，西自山海關起，東至高麗交界為止，這一整方土地以內，簡直是象鋪上了一張青色的絨氈一樣。人從較高的所在望下去，但見一片青色，所有一切比較矮小的房屋，和溪流池沼，以及其他的各種植物，全給高粱遮得影兒都不見了！所以東三省人往往稱那個時候為「青紗帳」起的時期。在這頂碩大無朋的青紗帳裡，儘夠窩藏下巨數的騎隊；不要說人的身體決不會給外面的瞧見，便是馬的腳，也是絕對不會露出來的。

這時候，我們所經過的一段地域，都是很荒涼的所在，在軌道兩旁，並沒有什麼偉大或多量的建築物；只有一堆一堆分散著的矮屋，用破瓦遮蓋著，多半是一般窮人的巢穴，聊蔽風雨而已。還有些野生的，或已有人飼養著的走獸，如牛，羊，馬，豕，麋，鹿之類，在田野裡出沒著；有的把它們整個的身子浸在那些污穢不堪的小河裡，弄得渾身全是泥，看了也很可令人發笑的。太后平日對於鳥獸，原是很歡喜的，現在看它們自由自在的在野外縱跳著，當然格外容易感到興趣了。可惜伊所帶的這些人中間，從隨駕大臣起，一直到底下的小太監為止，沒有一個對於動物學特別有研究的人，否則伊一定會立刻重用起來了。

在關外，既然一般也是屬於中國境內，那末有一件東西，自然也少不掉了！那便是許多累累盈野的土饅頭，——死人的墳墓。中國人對於利用土地的不懂經濟原則，正是到處皆然；但在關外，野草似乎比關內長得繁盛些，所以每座墳上，都有一張碧油油的毛氈鋪著，而看去也比較上美觀些了！這裡並沒有什麼高山隆起，在地平線上的，只是這些土阜了。

京奉路因為是循著海岸線而築的緣故，所在我們在車上，一路望東邊看，往往可以看到那邊東灣的海岸，忽隱忽現地在我們的眼簾上晃動。

我進了東三省後的感覺，是很繁複的，但最深的一點，是覺得這裡的情況，還脫不掉原有的一種曠野的氣味。我想這是不錯的！因為在幾百年或幾千年之前，我們的祖先，本來就是一種很強悍不馴的民族；它們仗著自己的強壯的體魄，勇武和膽力，在這一片廣漠的原野中，無所顧忌的遊牧著。他們日常所用的東西，除掉一部分是從田地上種出來這外，其餘便都是從射獵上獲得的；這樣，就在無意中加強了這個民族的戰鬥力，後來竟能用幾萬人馬征服了中國本部的全境，也未見如何費力。

雖然此刻在關內的一班旗人，已漸漸地文弱了，但在關外的東三省的居民，卻多少還保存著幾分遊牧民族的遺傳性——勇敢而粗獷。

一路上，我們也曾經過了幾座散處在兩旁的縣城，這些縣城都是很小的，離路軌也很遠，我們從車上遙望過去，彷彿是已在地平線的盡頭了。倘沒有那比較熟悉一些地理的大太監張德在旁邊給我們指點，我們絕對也不會想到那裡一團黑油油的影子，乃是一座縣城，十九會當它是從山上坍下來的大石塊。

初離山海關，我們所見到的多半還是平原，過了新民之後，人煙是格外的稀了，而許多或高或低的山嶺，卻逐漸在我們的左右前後出現了；這些山嶺大概都是某一條大山脈的分支，有的離路軌很近，有的相距得很遠，但沒有一座具備著怎樣雄偉的奇觀。惟有在西面的遠處，卻隱約可以見到一條綿亙得很長的山脈，峰高插雲，層疊相接；而這時候我們的列車，恰好正朝著它那個方向前進，因此愈行愈近，先是只見淡墨一般的一條線的，漸漸地變為灰色，再變而為藍色！一種藍得非常可愛的顏色。便在事實上，它和我們相距兀是很遠咧！

當我正在聚精會神地欣賞那些遠處的山色時，忽然覺得我們這一系列御用列車上，似乎已起了一處騷擾的狀態；雖然並沒有人在跳躍奔逐，也沒有人在高聲喧鬧，便秩序畢竟已不像先前那樣的整齊了。我不免很詫異，忙找一個同伴一問，才知我們的列車，將並不直駛奉天；在奉天的前一站——皇姑屯，就要停下來了，其餘的一段路程，我們將不再依賴那半步式的火車，而將更換我們所習用的官轎了。

我既然已經知道下車在即，也就無心再眺望罷了景了；而這時所經過的一段短程中，實在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景物值得欣賞。

漸漸地，那一種隱而不顯的騷擾，已變成公開式了：原來太后也知道火車的旅行，不久就要結束，因此伊也忙著在指揮人家趕辦下車的準備工作。這種準備工作中，雖不包括收拾鋪蓋，整理箱子等的尋常事件，但象車壁上所擱的那些古玩玉器，以及那一頭名喚「海龍」的小犬，和袁世凱世貢呈的兩頭鸚鵡，都得需要人去當心，所在實在也很忙了！終於，皇姑屯是到了；這裡因為早就得到通知的緣故，也象天津一般在站上另外築成一條簇新的水門汀月台，並且同樣也有許多旌旗和燈彩掛著，模樣很整齊美麗。當然，這些大節目少不得也象天津似的有一個大官在主持；這個主持的人，便是奉天總督懷塔布（此人不見經傳，疑有誤，但本書原係小說，可不深究），他是滿洲人，掌的實權，也和袁世凱差不了多少。

待我們的列車進站時，已有無數的高級官吏在那新建的月台上排班跪接了，這樣自不免聯帶又要來一套照例應用的禮節了！雖然他們並不像袁世凱一樣的有一隊西洋樂隊，但所定的禮節，大體上也和天津不相上下；可是不幸的很，他們沒有象天津那些官員一樣好的運氣，其時太后正因在途中勞頓了幾天，急著想使伊這一次的旅行，早些告一段落，以致無心和伊的臣下多事敷衍，盡催李蓮英快去端整那鸞輿。待那鸞輿一端整好，伊就來不及的躲了過去，那十六名專司抬轎的太監，便小心翼翼的擱起了他們的重大的擔負，開始前進。

太后既上了轎，其餘的人，當然也沒有再在站上留連的必要了；於是光緒的轎子，隆裕和瑾妃的轎子，便依次隨在太后鸞輿的後面，列隊出發。我們這些女官，當然也有坐轎，就緊隨在瑾妃的轎子的後面。我們之後，便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太監；其實他們也並沒有什麼職事，個個都空著手，很閒散地雜在那些奉天的官員中步行著。

依著情理推測，奉天的官員當然不會比別處特別的多的，今天大概是因為要表示他們的熱誠起見。特地一致動員，紛紛趕來迎接太后，所以見得格外的多了！而且他們和那些太監，一般都是穿紮著全副的公服，打扮得非常華麗；這一隊行列至少也有兩三里路長，看起來必然是十分有趣的。我記得當我小的時候，也會隨著我的父親，參加過幾次郊祭，迎親，或送喪的隊伍；後來進宮做了侍從女官之後，又隨著太后，雜在好幾次的儀仗中，但每次的情景，都不及現在這一次的熱鬧，或者因為人數較少的關係，也從沒有象這樣美麗悅目。

約摸行了半個鐘頭，我們這一隊人馬已到了一從碩大無朋的城門的前面了，說是城門，當然是附屬於城牆上的，這裡的城牆，並不很高，但瞧它的顏色和神氣，必然也是很古的。至於究竟古到什麼年代，請原諒，我竟不曾特去考究；好在這和我們書中的故事，是並沒有什麼大關係的。在城牆上，還有一座六角形的碉樓，這座碉樓的建築方式，和中國本部境內的建築物很想像；因為據我所知道，前此乾隆回到奉天的時候，他瞧這裡的建築物，十九都是很陳舊了，而且格式也不好；他原是極精明強幹的人，想怎樣做便怎樣做，於是他就拿出了一筆錢來，教人在奉天各處，添建不少新的建築物，而這一座碉樓，自然也就是他所經營的了。

我們就在這城門下穿過去，中國普通的一般門戶，雖然都是分著左右平行的兩扇門，其實卻是由一面判為兩的；唯有這裡的城門卻是實實在在的兩扇門，因為它們都是很大的，一般足以獨自掩沒這個門洞，不過當初也許是為求特別嚴密堅固起見，所以疊連的設下兩道城門了。過了這兩扇門，便是奉天的禁城了。一道很闊的御道，直通入深宮中去，我們的隊伍，一走上了御道，便又增加了一種新的色彩；因為這御道上已遍鋪了金子一般的黃沙，襯著上面行動的紅紅綠綠的人物，真可說是五色紛陳了！

這御道的兩旁，還有一些活動的景致，不能不描寫一下：因為隨著太后同來的那一大隊御林軍，還不曾來得及調進來的緣故，懷塔布特地從他的營伍中，選調了幾百名滿洲兵來，權充太后的護衛，這時候，他們就分著左右，遠遠地跪在御道的兩旁。他們和我們距離大約是三四丈模樣，在這空隙之中，另外還有一批人物，這批人物，也都是奉天的官員，但有一部分是因為官級太低，夠不上資格跑到車站去接駕；還有一部分是已夠資格的，照理原該先上車站去接駕，卻因那時候恰好有十分緊要的職務，不能離開自己的衙門；這兩批人便一起趕到御道旁邊來，給太后叩頭，算是補行接駕禮的意思。

雖說這幾百名的滿洲兵是給懷塔布調來護衛太后的，但他們此刻已算是進了禁城了，在禁城內除了御林軍之外，別的隊伍本是不能走進去的，現在他們雖已從權走了進去，但兵器是絕對不許帶的。讀者試想：這種情形，究交為難不為難？他們此來的任務雖說是為著要保護太后，這就是說，萬一有什麼不幸的事情，臨到了太后的身上的話，他們都得直接負責，然而又不准他們帶兵器，難道好教他們赤手空拳的去抵擋刺客或叛黨？這不是存心和他們下不去嗎！但我們盡可無須為他們著忙，因為那時候，中國人備有手槍或炸彈一類的東西的還不多，如有人要行刺太后的話，少不得依舊用刀劍，單用刀劍，就不容易在這麼許多人的中間行事了；所以事實上，是決不會有什麼亂子發生的！懷塔布之所以要調這幾百名旗兵的意思，與其說是他存心要保護太后，還不如說印存心要討好太后的來得確當。

當我坐著轎子，穿過那城門的時候，我還是照著老規矩，拉開了一些轎簾，竭力偷看著外面的景致；因此很清楚地看見這一座皇城的城牆上，也有許多剝蝕斑駁的舊磚頭，掉落在地下了，也有不少是有人私下去拆毀的。而且因為久已無人去修整的緣故，以致亂草從生，全失了應有的莊嚴氣象；甚至在幾處較大的缺口上，已有不少的小樹在生長著了。再過幾年，不知道將成什麼模樣了？我想當初的情形，必然是和目前大不相同的！

我對於這一座皇城，可說是一些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好感，雖然依據歷史上講，我們的祖先，當初就是在這一塊地皮上發揚光大起來的，我們似乎總該對它有些不同的感覺；然而這些事跡過去得太久了，以致於使我們不容易再發生什麼印象。何況我們已在景物各殊的中土住了這樣許多的年代，而那裡也差不多已成了我們的第二故鄉，一切都和我們很熟悉，這裡卻顛倒反覺得生疏了！我想這時候，要是我們的老祖宗再打地下走出來，和我們相會的話，我們除掉用對待陌生人的禮貌款接他們之外，也決不會再有什麼感情了。

要很清晰地看到這樣一幕偉大而熱鬧的喜劇，自然是不很容易的；我想最好是人坐在飛機裡，望下作鳥瞰，那才可以一覽無遺。不過，其時飛機這樣東西，中國卻尚不曾有過它的足跡咧！就是有，我也不能以一個女官的身分，駕著飛機，在空中偷觀聖駕。好在我此刻坐在轎子裡，一般也是居高臨下，盡可看到所要看的一切。其時最觸目的便是那兩行全副戎裝的旗兵，個個都象一頭蝦蟆似的在地上俯伏著，頭低得差不多要把他們的嘴唇貼在泥土上了。他們的前面，便是那兩行臨時趕來接駕的官員；官員的架子，多少總得比小兵大方一些，他們雖是一般也低下頭跪著，但上半身還是挺直的，這樣就比嚇蟆式的俯伏，神氣得多了。然而這些官和這些兵的服色，卻是一律十分整齊而美麗的；倒象是兩行活動的燈彩，特地為著歡迎太后而設下的。我們就在這兩行活動的燈彩的中間，坐著黃色或紅色的大轎，徐徐地行過，再加那些抬轎的太監，又是全披著極華貴的宮裝；因此，使這一幕喜劇的背景，格外的燦爛奪目了！那時候，恰巧太陽正在一天中的全盛時期，光芒非常強烈，射照在這些大紅大綠的顏色上，頓時我們的隊伍，炫耀得和一條長虹一樣，誰見了都不免要停住步看著。

我們的隊伍，色調雖是如此的濃厚美觀，但在精神上，卻依舊非常的莊嚴肅穆，簡直是聲息全無。便是那些抬轎的小太監，也一些沒有什麼聲音做出來。這倒不是因為他們的腳步太輕的緣故，而是全賴地下所鋪的一種半濕的黃沙，把他們的足音，一古腦兒的給掩住了。在這樣肅靜的空氣中，我們直僵僵地在轎子裡坐著，真和那些泥塑木雕的神像有些彷彿；又像是壁畫上或油畫上所繪著的故事畫中的人物，忽因某種奇怪的魔術的作用，重複又回生過來，排著隊伍，在街上行走。

在奉天，象這樣聲勢赫赫的大儀仗，也放許在幾百年中，不容易見到一回；這一回偏是又只許那些做官的得以躬逢其盛，凡屬尋常百姓，一概都不准觀看。其實，我們也很明白，禁令總是只在表面上遵守的；暗地裡正不知道有幾千百隻眼睛，躲在適當的所在，大著膽，不惜以身試法的在張望咧！

最後，我們便到了皇宮的面前；整列的隊伍，就在宮門外扎住了。到得這裡，不免又要從規定的種種儀式劣內，挑一種出來表演演了，第一，必須不讓太后獨自冷冰冰地進進去；因為在清宮中，有一個很頑固的習慣，——其實宮裡所有的習慣，簡直是無一不頑固。——每當皇上或太后臨幸一處比較不常到的地方之前，必先有人在裡面排班跪接，才算尊嚴，現在就是這情形。於是那一位總管太監李蓮英，便大大的忙亂起來了；凡逢到要表演什麼儀式的時節，總不能不請他來當導演，此刻自然又少不掉他。他先向那十六名給太后抬鸞輿的小太監做了一個眼色，他們就知道了，立即停止前進，端端正正地站在御道的中央，使太后的臉，恰好貼對著那三扇中門中間的最大的一扇大門。

這十六名太監，便象十六尊石像似的肩著太后的鸞輿，一動不動地站立著；因為這一座鸞輿是絕對不能讓它沾著泥土的，否則尋常人家的官轎，當主人端坐在裡面等候什麼事情的時候，轎夫盡可暫時卸下他們肩膀上的擔負來，讓這轎子停在路上，主人一般也很舒服，而他們卻就省力多了。然而這種福氣，卻不是給太后抬鸞輿的十六名小太監所敢妄想的；他們這時候不但不能把鸞輿歇下肩來休息休息，而且連大氣也不敢喘咧！

太后的鸞輿既已安置好之後，我們便得趕快走進宮去，把我們原是陪駕東幸的隨從的地位，一變而為留在奉天宮內，恭候聖駕的留守人員。——說破了真是極可笑的——這裡所說的我們，並不只是指點我們八個女官而言，連光緒，隆裕，和瑾妃都一起包括內；因為他們對於太后，一般也是處於臣下的地位上啊！我們雖然必須先進宮去，但不能從正中那扇大門而入，而且是不許乘轎的；於是我們都紛紛從轎子裡走下來，讓光緒率領著，魚貫似的打左邊的一扇較小的門洞裡走進去。一進去，先是看見一片很廣大的庭院，但我們的接駕禮，卻並不能就在這一個庭院內舉行；我們便穿過了它，走進了第二個同樣大小的庭院，再從這第二個庭院，走到第三個庭院，這個庭院的面積，是更大了，比最先的一個，約莫大出一倍，我們就在這庭院裡歇住了，準備接駕。

我們走進來的時候，已將那宮中原有的一班古樂隊，和袁世凱所借給太后的一班西樂隊全帶進來了；但為習慣所拘束，西樂隊當然是不能在這種正式的典禮中演奏的，所以我們便只能依舊借重那一班可厭的古樂隊。

這時候，在各個庭院裡，以及每一座宮殿之中，已早有許多太監分佈在那執役了。這些太監，有一半是向來留守在這裡的；其餘的一半，都是當太后未啟程以前，給李蓮英預先打發來灑掃殿宇，收拾花木，並準備一切應用的東西，以便太后和我們到來的時候，不致於供應不週，所以當我隨著光緒隆裕走進去之後，一瞧滿眼全是熟人，一切佈置，也和北京的皇宮差得很微，使我險些懷疑自己並不曾到奉天；只有幾座大建築物的式樣，那是和北平截然不同的。

不時也不容許我有充分的時間多細細觀察，只看了個大概情形，便忙著準備接駕。我原沒有什麼東西好準備，可是大家都在忙亂著，我也就閒散不來了，其中忙亂得最厲害的卻要算那一班古樂隊。他們先是把那幾個裝樂器的架子裝配了起來，各人站到了適宜的地位上去，然後讓他們的下手打架子上挑出幾種應用的樂器來授給他們。——這些所謂應用的樂器便是饒鈸，銅鑼，和小皮鼓等等；當然更少不掉那架九音鑼。——待他們每個人都有把應用的樂器捧到了手裡之後，接駕的準備工作便完成了；於是就有一個太監奔出宮去，知照那獨自陪著太后在大門外等候的李蓮英說，裡面一切都準備好了。

接著，又有一個太監跌彈子般的滾進來，向我們報告道：「太后起駕了！」

這個消息一到，音樂便立即開始演奏起來，整院子的人，都一齊跪下去了。光緒是跪在正中那幾級大理石的石級的旁邊，這樣，當太后下轎的時候，他便是跪得和太后最貼近的一個人了。他的背後，依次跪著隆裕和瑾妃。在他們兩位的前面，照例總是我們八個女官。我們八個人是不分什麼次序的，誰在前，誰在後，各人盡可隨自己的意思而定，從不受什麼拘束的。除卻我們這一起十一位之外，其餘的太監和宮女們，雖然依舊散佈在四週，卻不須排列起來，只看他們原是站在什麼地方，便跪在什麼地方；因此不僅在這第三層的一座庭院裡，便是在前面兩個庭院裡，和其他各處，也都是堆一堆的跪著許多人，湊就了一幅色調很鮮豔的漫畫。可是這幅漫畫中的人物，卻並不包括那些奉天官員，因為他們是未奉宣召，輕易不准進宮的；而我們此刻在排演的這一套接駕的典禮，又是久已成為一種絕對內庭化的重典，非皇宮中人是不能用想參與的。

我們這一次重返故鄉，無論在精神上，形式上，都是和尋常人的回老鄉不同。第一，尋常人回鄉多半是出於自動的，而我們卻是絕對的被動；第二，尋常人回鄉，十九是舊地重遊，而我們卻是初臨故土。所以這種情形，實在是非常特別的！與其說在搬演一幕喜劇，無寧說是在目擊一幕內心的悲劇的演出。

究竟我那個曾經發生過什麼感覺，不但如今追想起來，已是一些影象都沒有；便是在當日，也不見得會有什麼深刻而緊張的刺激。大概是那時候的我，正專心一致地在猜測太后對於這個老家將有何種感覺，因此自己反覺得懵懵懂懂了。讀者也許要問：我為什麼要這樣的注意太后的感覺？是不是想測驗伊的心理？這倒不是的！老實說：乃是為了我自己。因為太后的脾氣是很古怪的，如其這一個老家所給予伊的印象是一種慘淡而陰沉的印象，那就不免要使伊發生出種種紊亂的思想，和許多焦躁的行為來，以致於使我們在這初到奉天的第一日，就不得過安靜的日子。

太后雖然已在門外給那十六名太監抬進來了，可是一忽兒卻還不得就到，於是我便湊著在跪候伊老人家的時候，又偷眼向四面張望了一回。這一次的張望，已比先前更清楚些了：我看那幾座大建築物的外形，雖和北京有些異樣，但顯然已曾經過一番改造的工夫，不再像是幾百年前的舊宮殿了。這一番改造和翻新工夫，也都是乾隆皇帝當日所規劃的。我們見了他的手澤，便不禁要緬想這位英明清正的大政治家的文才和武略，而發生一種熱烈的仰慕。

隔了十分鐘模樣，太后的鸞輿已打正中那一扇大門裡慢慢地抬進來了，沉悶而單調的古樂，兀自在吹打著，但空氣是格外的嚴肅了，象一個人獨自在荒涼的古廟裡，向一尊猙獰可怖的神像膜拜一樣。其莊嚴肅穆的情形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。我們但聽一陣悉悉索索的腳步聲在石階上響動，便知道鸞輿已快升殿了；可是大家都依舊屏息氣的俯伏著，誰也不敢抬眼皮來望一望。接著，又聽見鸞輿著地的聲音，象風吹葉落的聲音一樣的輕。因為那十六名太監都是十二分的謹慎小心，當然不會有大的聲響了。他們把鸞輿歇下肩來之後，慌忙也就近處的空地上跪了下去，形成另外一堆的顏色；而太后的玉趾，便在同時開始踐上了伊的故鄉的土地。

太后在一路進來的時候，想必也不免已打那轎簾的隙縫裡窺看過，但伊所能窺見的，當然是很少，很不清楚的；因此伊老人家一下了輿，便站住身子，用一種非常關切的神態，儘量向四面八方瀏覽著，伊的眼力原不曾隨著伊的年齡而起過什麼變化，此刻伊又是特別的注意，所以我想伊必然把這裡所有的景物，在頃刻間已一覽無遺了！但伊站了半晌，兀是不動，彷彿是這些含有歷史意味的景物，已象山海關一般的打動了伊的思潮了。我們這許多人還是戰戰兢兢地俯伏著，連呼吸也是格外的小心，以免因此驚動伊。這幅一人肅立，百人拜伏的呆照，足足維持了十分鐘之久。後來伊就慢慢地移動了伊的腳步，但走不到五六步，便又停止了；大概是伊打算要瞧瞧另外一隅的景象，站在原處不便，所以要換一個地方，可以瞧得更清楚些。

全部跪著的人，依舊象泥塑木雕似的一動也不動，一堆堆的顏色，象插在花瓶裡的花一樣地靜止著；因為在太后不曾親口宣諭，允許我們站起來之前，無論什麼人，就是光緒，也不敢擅自動一動的。而聲音是更沒有了。這時候，只有太后一個人用一種極度矜持而細小的步子，在殿上徐徐徘徊著。伊的態度，在外表上似乎永遠是十分鎮靜的；但依我的猜測，伊這時候的趑趄不前，實在是內心上很慌亂的表現。伊自己也許想就此找一個地方趕快去歇息歇息，也許又想領著眾人先往各處去察看察看，也許又想：總之，伊的心思必然很紊亂，一時不知道該怎樣做才好，所以只得暫時在殿上徘徊一會了。

這幾天工夫裡，伊老是在火車上，後來又給鸞輿扛抬著，可說是全部的生活，全在動的狀態中。這時候，重複到了靜止的宮殿裡，伊自不免要覺得有些異樣了！

過了好一會，伊開始說話了。這句話是給李蓮英說的。

「把樂聲止住了！」

我雖然不知道為什麼緣故，伊忽然要把這樂隊的演奏止住，但我自己對於這一班古樂隊從不曾有過絲毫厭煩的表示，而且伊老人家也很懂得幾支老曲子，每次吩咐止住樂聲，總是在一曲已終的時候，而現在，伊卻出其不意的突然把他們止住了。

使他們所奏的一個曲子，象被鎊死的人一樣地猝不及備的給掩住了。這情形當然是很反常的；於是那些樂工都慌得手足無措了，來不及的把他們的樂器歸還到了那架子上去，急急臥在地上，沒命的叩頭，惟恐他們自己已在不知不覺之中，觸犯了什麼刑章，或許是吹打的曲子，有了錯誤，以致太后聽得著惱起來了。但太后卻全不曾注意他們，獨自喃喃地說道：「今天，乃是我們踏上這一片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土地的第一次；現在，我們是回來了！讓我們依舊恢復我們的日常生活吧！」

伊說得是非常的簡單而動聽，象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所說的體己話，不像是一個太后所發的命令，而這個命令裡所指示的日常生活，其實只是一種處處恪遵著幾百年來相傳的宮制，沉悶欲死的牢獄生活而已。